

我的生命~我做主~

林瑞玲

感謝,上天給了我不一樣的人生!

57年前我出生在沒有醫生的美麗山谷，微雨的凌晨，父親摸黑走到隔壁村子，請助產士到家裏來接生，排行老五的我，等不及助產士的到來，早已呱呱墜地，母親自己剪斷連結我們母女間的臍帶，我的出生不是大家期盼中的第二個男孩，所以，我一直藏睡在樓梯間的被廚裡，幾天後我因不明感染而死亡，在我出生的那個年代，山上的小女嬰死亡，只會用一張草蓆包裹捲著小小的軀體，就在死亡當天的午夜，在自家的園子裡，挖個洞掩埋掉，然後在屍體上面壓著一塊大石頭，既沒有名字也沒有任何儀式...

承蒙老天爺悲憐疼惜，讓我與父母再敘深深的情緣，在我死亡的那天傍晚，母親煮好晚餐的時候，彷彿聽到暫時擱在灶堆柴房旁的我，傳來微微的一絲聲息，沒想到上天又讓我回魂了，也許母親歷經那一下午失去孩子的創痛，還是母親刻意的想忘卻？從來不曾聽母親提起這件事，直到 30 年後，奶奶為我蓋上結婚頭紗的那一刻，她有感而發的說：沒想到我會順利長大成人，還長成家族中最高大的孫女呢！

從小我就與藥罐子相貼，但是高一那年，我開始參加救國團夏令營活動，第一次攀登雪山，之後，就一直跟著陳勝雄老師繼續走訪台灣山林，登山活動改善了我的體質，當時念大學的二姐隔週回山上看見了我，總說：真棒我又長高了呀！國一時我是全班最矮小的，高三畢業我已是全班第二高的女生了！

高中時代我就無法停下腳步，跟著老師走過一座又一座的百岳，也跟著李大朋老師做生態田野調查，算起來我是資深 40 年的大地志工了，舉凡野外求生，山訓，攀岩，溯溪，野營訓練，我齊備應學的知能，參加了許多培

訓課程，準備應考高山嚮導。最懷念的還是搭著隔壁的運柴車上山，剛上車時，大家的藤架大背包與兩條腿，不知怎的塞爆了整個卡車後面？隨著山路迂迴晃悠著上繞，車後就這麼給搖搖出許多空間來了，我們仰躺在自己的背包上，老師們從不浪費時間，就在卡車上教我們觀看星雲，辨識季節星座.....

我曾誇口說我嫁給了山，但實際在山區，我生長的环境不婚是有辱父母的威嚴，於是，我在媒妁相親下為結婚而結婚，婚後第二年婆婆罹癌在林口長庚醫院，第三年父親也罹癌在北榮，攀登百岳練就了我的好體能，進出醫院轉了五年後，兩位長輩往生了，我又走回我最愛的山旅，我喜歡走上高高的山巔展望，因為那是最靠近父親天堂的地方。

上天的安排，先生的謊言讓我長期為病毒感染，20多年了，即便有著再強壯的體魄，仍無法抵擋五度上手術台的命運，一次次的細胞異常，我終於覺醒了；我獨自走進新店民事法庭，呈上家暴錄音檔，及貼滿五張A4影紙的區間快火車票，我告訴法官，每週一我搭著凌晨 04：07 分的區間快車，揹著五天給母親的餐飲調理包，只為回到山上陪伴失智母親散散步，吃一頓午餐...但是女法官還是駁回了我的訴求，為了轉移婚姻創傷，專心照顧失智的母親，我搬回到出生的美麗山谷，讓山的壯闊療癒我受傷的心靈。

每天早晨，先調理母親的飲食用畢後，我為母親擦上父親最愛屬於媽媽的味道~旁氏冷霜~，再用口紅輕點淡唇，整理彎吹著母親灰白的短髮，我總是調皮的說：媽，我們來按摩按摩頭皮，再披上四稜格的羊毛披肩，蓋上小毯子，我將母親妝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推著輪椅出門曬曬太陽，母女逛著村子繞上一大圈，沿路上問候相遇的熟人，剛好可以刺激母親去記憶熟識村人的名字。午餐時刻後是母親身體最疼痛的時段，也許是早上舒緩的藥效過了，母親總是疼痛不舒服，難以入睡；姐夫一直將他的愛車借給我方便照顧母親，我載著母親繞行與父親記憶中的地圖，細數著我們過去往日的點點滴滴，山徑上獨特的花香，喚回母親的記憶，車子裡播放著小林幸子的日本歌，那是父親與母親的最愛...

在最後一年的母親節前夕，我帶著母親回到她出生的百年紅瓦厝，我扶著母親站在紅瓦厝的木門前拍照留影，在回山上的途中，我從車子的後照鏡看見了母親，一路沒睡，睜大眼睛只是望著藍藍的天空，我故意繞進媽媽的母校~斗六家商，我將車子暫停校門口，然後大大聲的喊嚷著讀冊賽跑都是第一等的~夏莉~，~夏莉~讚讚讚啦！~夏莉~是父親專屬喊母親的日本名，那天下午，難得看見了母親上揚的嘴角...

母親去逝當天，我正躺在冰冷核磁共振的檯上，為第六次的手術做前置檢查，當護理師將顯影劑自手背血管推進我體內之後不久，我開始全身顫抖，呼吸急促，母親去逝的傷慟攪和著淚水，一股腦地全反應在生理上，10天後的報告兩粒腎臟上掛著3顆腫瘤，不規則形狀的紫色腫瘤與血管在一起，我的主治醫師與主任和副院長會診結果，我的病況並不適用先進的微創或冷凍手術局部切除，只能採用傳統的切除手術摘掉一顆腎臟！

多少年進出醫院的癌症病房，不停的學習新知，所有聽到了別人家發生的故事，都成了滋養我人生的糧草，陪伴母親多年，養成凌晨04：00出門的習慣，那顆穿越黎明的星子，總是獨自站在迎向泛起魚肚白漸亮的星空下，等待太陽自東方冉冉升起，那天我爬上台北最高峰的七星山頂，風興雲起的13度，我的心看見了一片亮白在雲霧後方的太陽，這就是自然啊！不是太陽不存在，只是雲霧暫時遮掩了太陽，所有的一切都在自然規律下繼續運行著，就像帕海貝爾的卡農，一直循環著那8小節的樂章一樣，美麗動聽生生不息...

我問醫師我不再動刀，將來的不確定性變化會如何？醫師說：我可能會面臨腹積水，疼痛，腫瘤大到破掉，然後休克，或併發.....結果並沒有一定的答案。我突然想起父親的影子，在他臨走之前，扶著牆邊走到浴室，脫下他剛剛大便失禁的貼身褲子，吃力的扭開水龍頭，當時我說：爸，您放下，我來洗就好，父親不從，硬是自己使勁的洗著，我落下兩行淚水，看著父親硬是要自己洗去那無法自主控制的“尊嚴”！

我的生命，我做主，聖人不死大道不止，我不是聖人，我也不想當聖人，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，當醫師宣判腫瘤的消息，那時我沉淪在腫瘤的陰影下，加上母親辭世與婚姻創傷，我邁不出家門，在姐姐與朋友的愛護中，我漸漸地恢復重新再拿起畫筆，現在的我再度挺立在山之巔，擁抱欣賞瑰麗的山林美景，讓溫柔的心與藝文涵養軟化我身上的腫瘤，透過書本、美術、音樂、電影，閱讀我未來的人生；有一天我會倒下，我告訴我的家人，除了減緩疼痛的醫療外，連點滴營養劑都不施打，就讓我有尊嚴的走我自己選擇的靜穆人生之路。我知道，我是可以的，我就知道，我完全可以.....